



雪菜帖

王祥夫 文/绘

立冬在民间算是大节气。

冬天的节气里边，立冬和冬至都应该算是大节气，在鄙乡，但凡碰到大节气在吃喝上都有讲究。在我们这地方，立冬这一天，乡下城里都要吃饺子，冬至那天也照例是饺子。

饺子的好在于它有喜气。不像其他饮食菜饭，喜事吃的，白事也照样吃的，而唯有饺子，只是喜事才有，白事不见有吃饺子的事，所以从小我便对饺子怀有十分的好意。饺子的好其实是在于它应该算是饭菜都集于一身，吃完饺子再来一碗饺子汤便更算是干的稀的都齐全了。

立冬这一天，因为节气的关系，在北方，此刻过冬要用的腌菜大多都已经腌好，腌菜的时候家里的大缸小瓮都会派上用场，不但是人家要腌菜，机关里的食堂也要腌，而且一腌就是几大缸，都放在凉房里。到了立冬这一天，新腌的菜也大多已经能吃了。而说到腌菜，大多是刚刚腌好的那种最好吃。即如周作人所言：“在上海的乡友牛君旧年底写信来，内有一节云：‘新腌腌菜，卤水淘饭，四岁小儿亦欢喜之，可见其鲜，如能加几只开洋，一定更好，可惜开洋贵得很，瑶柱要十六万一斤，越加买不起了。’我们家里在冬季也腌了些菜，预备等到夏天吃，‘臭腌菜’名臭而实香，生熟都好吃，可是经牛君一提，便忍不住先蒸了一碗，而且搁了些开洋。北京的白菜本来是好的，所以要比乡下的似乎更好。”因为这篇小文，我以为周作人先生和我一样也是“盐菜一族”。

绍兴的“臭三样”我是喜欢的，与国祥兄每次去北京贵州大厦马路对过儿的“咸享酒店”我都会点一个绍兴的“臭三样”慢慢下酒。这个虽臭而实香的小菜连河南籍的庆邦也喜欢，山东人云雷也喜欢，这个菜一上桌他们都会连连地下筷子。但时过三年，那家咸享酒店不知现在是否还开张？鄙人也只在心里盼着疫情的早早过去，好赶到那里去喝几杯绍兴老酒吃一回“臭三样”。立冬日这天，按理说是应该包一顿饺子吃，而且最好是用刚刚腌好的雪菜做馅子才好，只可惜今年关门闭户在家里已经一个多月，早已经错过了腌雪菜的时候，所以今年的立冬没吃上雪菜猪肉饺子。因为吃不上雪菜馅儿饺子，所以忽然就很怀念雪菜，雪菜可以算是人们在冬季都离不开的“大菜”，说它是“大菜”是因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们都喜爱吃它，而且雪菜到处都有，概不分南方北方，不像竹子和梅花，也不像是香蕉和枇杷只是南方的产物。

再说回雪菜，如果没有猪肉，用新腌过的雪菜和豆腐做馅子包的饺子也十分好吃。这种雪菜豆腐馅儿的饺子鄙人曾经在寺院里多次吃过，真是好，但不知道立冬那天寺院里的僧众们能不能吃上这种饺子。是为记。

人物

朱林的条件其实也不差，有新商品房，人品好，相貌个头都行，人也勤快，所以，杨河芬一张罗开，还真就找上了。找上就相亲呗。杨河芬就安排相亲。这女方一来，一长串问题就来了，比如来了后的吃饭问题，来了后的住处问题。吃饭问题，朱林二话不说，就说人家来相亲，当然就由他安排吃饭，单也肯定由他买，不过这住处，一来就安排在酒店，这可是个大费用。杨河芬一想，这确实是个事，就和朱振胜的结对帮扶人——市人社局公务员培训中心的孔主任商量。孔主任想了想，就给安排住在市公务员培训中心。这地方住宿条件和宾馆没什么两样，而且还安全、卫生，没有培训

任务时这房子都空着。于是，朱林的相亲之旅就开启了。

这件事就此开了先例，在此以后，只要是许家窑村村民来到市里需要住宿，都会住到这里，这样可以省去来市住宿的一笔大费用。杨河芬带许家窑村民办事时，如果赶上回不去，也会安排这些村民住在这里，比如杨河芬让朱振忠的一双儿女来市里的学校报到时就安排他们姐弟住到了这里，比如薛建明来市里看望她要上法庭的儿子和女儿时，杨河芬也把她安排在这里住宿。

杨河芬给介绍的这个对象并没有看上朱林。不过，朱家也一直到处托人说媒。在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相亲后，朱振胜全家都喜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为了母亲的微笑》

连载
王宏伟 编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结婚典礼在村里办。杨河芬跟着朱振胜忙里忙外地张罗，挂上了气柱，搭起了彩棚，用很多气球连起来做了个彩虹门，杨河芬上了500元礼钱，不仅参加了婚礼，还在婚礼现场拍照。杨河芬在一家媒体做过实习摄影记者，拍出的照片很有档次，朱振胜全家都喜欢。

1938年秋冬，青年诗人光未然随抗日部队行军来到黄河岸边。中国北方雄险奇异的山川形胜，八路军战士不惧强敌的英雄形象，高歌船工号子的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壮观图景等，都使他产生诗词创作的无穷遐思，祖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使他的爱国热情达到非抒怀而不能

狐兔鸟雀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

塬上没有虎豹，狼的天敌只有人。除非饿到失去理智，狼一般不会光天化日出来招摇。但我有一次差点就走了夜路。县城总是亲近不起来，因为没有自己的娘。想家是我在那段日子里最主要的事情，分散注意力的好办法是埋头学习，孤独和寂寞让我渐渐成为学霸。但有一天，竟一发不可收拾地萌生了逃离的念头，而且挑了个好时间——下午。这个时间出发，黄昏时正好到南塬坡下。说是坡，其实是一座山，歪歪扭扭的山路足有七八里长，两旁沟深林密，没有一户人家。我一般是早上出发，中午打这里经过，槐树林里的蝉鸣听着特瘆人——太静了，心里反倒不安，担心身边会有埋伏。走夜路上山，就算狼不来叨，自己也能把魂丢在坡上。说实话，我现在也没这胆子，那时倒不是傻，关键还是想家。

离南塬坡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心里已经开始发慌，连走带跑，恨不得两脚离地往前飞。恰在这时，一辆路过的卡车竟在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扭头喊：“这娃，你去哪？”“谭坪！”我应该不是喊，是吼。“哪村？”“乔眼！”对过“暗号”，司机让我上了车，而且坐驾驶室——上次我爷爷坐这里，我在马槽上，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坐车。一路上司机没话，我也没有。他是懒得理我，我本来话就少，又吓得不轻。在村口下车，进门时天已经擦黑。

我开小差的消息，第一个知道的是我小姑，我俩同岁，她在隔壁班。然后是我爷爷，他第一时间就吃准了我的去向，放下工作就往街上跑，见车就问，还真问到一辆去谭坪塬的车。交代好司机，又回去上他的班，再不问这事——他确定我不会被狼吃，也只负责狼不来吃我，至于活该吧。这老乔，不愧带兵打过仗，既准又狠。

我想转学再回乔眼村，我妈不依，三四天后又六十里路乖乖滚回到县城。爷爷也没有责备，静静地看我吃完饭，隔桌递过来一句话：“你将来，要么不犯错，犯了就是大错，所以最好别错！”说这话时他没有表情，但那眼神，现在都在我眼前。此后再未动过逃跑的念头，想家了忍着，忍着忍着也就不再想。我父亲常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而且也看清自己就是个怂货，与其出走回来，不如老老实实待着，省下一百二十里路来回瞎折腾。他乡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家乡再好，不是出息之地。这个我懂，谭坪塬嘛，只能做射线的原点。留在塬上，只能一辈子原地打转。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松风初至，山月窥人，似有神灵助顺，亭榭疏旷，垂杨细柳，游人多美姝，大为园林生色。有些人一辈子待在一个城市，一个州，见识却也未必短浅，反而可能懂得很多。康德，这位活到近80岁，最远只去过137.7公里外的洛索夫庄园，其终身未娶，一生固守柯尼西斯堡大学教授哲学，永远穿着灰大衣，提着手杖，按时按线路散步。所著《纯粹理性批判》，视野开阔，见解独到，被认为是欧洲有史以来写就的最重要的书。此也卧游。

年年岁岁一床书，翻阅游记，大概也有放纵般的卧游之感。情之所至，意到笔随，作者不能自言，读者可以心悟，不觉生出千山共路、万水同舟的现场感来。好文字如华木之荣茂、禽鸟之飞鸣、云霞之蒸蔚、山水之苍秀而萦回，一日之间，万有不齐，而神明所至，有以迭运于无穷，而相新于靡尽。蒸而为云，抬头仰望，星辰如海；降而为雨，低眉俯瞰，大地如织。如此角度，乃《逍遥游》视野，而非实景写照。听别人的故事，不光涨知识，且畅胸怀。

王夫之《董斋诗话》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南渡衣冠的忆旧文字，最是让人伤感。绿天如幕，生机盎然，转眼间麦穗半黄，生命更替不竭，你也在其列。楼前万绿填山，清晨鸟声满耳，似懂非懂，却有领悟。游山望海，你所看到的风景，造就了你的审美趣味。回忆里是风景，万象心出，未必能与实景合辙，难以举足，而能心往。

乡恋

第一次逃学

乔傲龙

文艺